

Sovereign Integral Network



主权积分体网络

桥上行者

TRAVELERS ON A BRIDGE

原著 James Mahu 2023

译者 主权玫瑰 2023

著者 James Mahu 的全部作品在下列网站：


MOCl.life SovereignIntegral.org WingMakers.com JamesMahu.com

MOCl.life 网站提供免费的朗读版


English Version: 1.0

中文玫瑰版 1.0

CC BY-NC-ND 包括以下元素：

BY  – 必须标明版权归属原作者

NC  – 仅允许非商业用途

ND  – 不允许对作品进行衍生或改编

版权声明：知识共享 BY-NC-ND

BY-NC-ND:此许可证允许重用者在承认和标明原著所有权的前提下，以非商业用途在任何媒介上以任何格式，复制和分发此素材。但是禁止编辑更改，禁止商用。

桥上行者

Travelers on a Bridge

一位年轻行者走在高处的山路上。对面走来一位相向而行的年长女子。当他们在一座桥的正中间擦肩时，他问她：“女士你好，前面的路更好走，还是更坎坷？”

女子停下脚步：“你是希望我回答你刚才这个提问，还是你那个真正的疑问？”

行者凝思片刻后说：“既然你如此睿智，那请你帮我做决定并告诉我：我那个真正的疑问是什么，你怎么知道？”

“我们所有人都抱有同一个疑问，所以我知道。只是我们使用的措辞不一样。”

“那这个疑问到底是什么呢？”

“我是谁？”她回答时轻轻耸肩，仿佛这显而易见。

“你还说，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那答案是什么呢？”

女子转身继续赶路。她继续走了大约 20 英尺时，男子喊到：“那答案是什么呢！？”

她停下脚步转过身，用充满关怀的和蔼眼神看着男子。“你无法知晓。你只能了解一些睥睨。通过某个来自宇宙的首肯。通过各种互联的感觉。通过表达相对真理的话语。”她微笑着说。“这些只是你知晓答案的途径。既不完整也无法书写成文。而完整的答案还没有被揭晓。”

“为什么？”男子问。“为何对我们隐藏完整真相？”

“这个秘密并没有被隐藏于我们。只是那内容对我们的头脑智能而言，太大也太小，所以我们无法知晓。那真相存在于一切之内。那真相与我们的认知相去甚远，乃至我们的头脑意识无法深入其中。”

“真相与我们的认知之间，为何有如此大的差距？”

“如果真相与我们的认知能力一致，就不能创造一个主权独立的时空，用来让我们体验只属于自己的实相。我们每个人都是个体-集体-整体意识的实相化镜头。”

年轻男子闭目片刻，然后说：“那么，如果这个疑问相对于我脑意识能理解的范围，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回答，我就会幸福么？”

“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就是那个体-集体-整体意识，即使只是非常模糊的了解，我们就会在这个生命探索旅途的全程，也就是由未来，过去和当下组成的人生中，找到幸福感。真相就活在，通过人性对个体-集体-整体意识进行坚信不疑表达的过程中。不可否认，我们这个世界里的幸福感，依然是一种高低起伏的摇摆。高意味着互联，低意味着分离。这两种状态竞争着获得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互联感和分离感的对立，就是所有二元对立的基础和根源。”

“对立只有两端？”年轻男子放松了许多，进入一种好奇感。“只有互联和分离两端吗？”

那女智者伸出两根手指，像个胜利手印。“这就是两个，对不？所以是二元对立。”

“但你说，所有其他的对立都来自这两个起源？”

“这两个并不是起源，而只是我们选择相信它们而带来的效果。我们不是相信互联，就是相信分离。多数人摇摆不定，交互的相信两者，于是就交互的体验和表达两者。”

“如果互联能让我们幸福，我们为何不能简单的选择互联，并相信互联呢？”

女子微笑到：“你前方的路更好走些。”她点头表达祝福后，转身开始走开。

年轻人不想失去与这个智者互动的机会，于是就顺路朝她跑去。“请求你，请你停留片刻，我还有其他疑问。”

她继续赶路：“那就跟我走吧。”

年轻人看了看路途的两个方向。她走去的方向正是他的来路。他也并不希望回到自己出发的地方。

“我跟着你走，只是想问一两个问题。可以吗？”

她点了点头，于是年轻人加快了脚步，与她并肩而行。“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她问到。

稀薄的高山空气，让那男子费了些劲儿才重新平缓了呼吸。

“我们为何不能简单的选择互联呢？”

“因为分离的存在是人类的基石。求生存就是分离。求生是所有物种的基础，不分离就无法存续。我们都在分离中被洗脑。一遍一遍又一遍，反复的教化。在有意识的状态里，我们每天都有上百上千个瞬间，能感觉到这种分离。而在潜意识中，我们几乎随时都在感觉到它。分离是个预置的镜头，人类通过这个镜头窥视实相。为了能从笃信分离转换到笃信互联，我们需要证据。我们想看到证据并确认我们其实是互联的，不仅仅跟同类，也跟所有各种形态，各种时空，各种世界，各种宇宙里的所有生命互联着。”

她感觉到自己话语的广度而抿嘴暗笑。

“我们为何需要证据？”年轻人眯着眼问到，仿佛迷失在沉思里。

“因为我们活在分离中，对我们而言，分离就是我们的家园。如果有人想让我们背井离乡，那需要有个完美的理由。证据就是这个完美的理由。”

“如何才能证明所有生命是互联的呢？”

“这已经是你的第三个提问了，”女子精确的指出。

“我注意到了...”他微笑着说到，同时注意到自己并没有很急着转身回去。

她开口到：“在我们的世界里，脑意识和心是最基本的合作伙伴。两者通过由逻辑之火锻造的平等权，互相支撑着。没有人需要教育心和脑而令其成为合作伙伴。两者都知晓自己的基本目标。不过，因为这个世界里的分离过于强大，导致这个显而易见的逻辑，看起来不那么显然了。”

“但为何对某些人而言这很显然，对另一些人却不那么显而易见呢？”

“我们在做实验。并不是某些人没有找到平衡，而是他们更喜欢失衡。他们发现对自己而言，心脑失衡是个更脆弱的领域，更有助于学习，有助于更密切的参与或表达，但确实有些人迷失在那里了。正如我前面提到，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进化成长，我们通过这个分离实验来进化。因此，自由意志的范畴与主权实相被混在了一起。这只是为了让我们能进行分离实验。”

“...那么证据是什么呢？”他急切的问到。

“多数人认为自己坚信某本书或某位大师，就是灵性人士。然而，一旦教义的话语进入了公众领域，就很容易被曲义诠释而服务于其他目的，于是教义就被拉回到那个分离的基石里。”

“你是说，我们以为自己可以通过某个灵性或宗教途径走出分离，但这些也都毫无例外的将我们带回了分离之中？”

“我已经数不清你的提问是第几个了，但我提醒你，你每跟着我多走一步，就越远离你原来的方向多一些。”她说到。

男子挥动右手：“我知道，但我无法离开，因为我的脑海里回旋着太多的疑问。请继续说。”

“这个（分离游戏）是进化实验活动的组件，无论我们觉察还是不觉察，每个人都参与着这个实验。不过证据还没有找到，”她举起食指表示强调，“直到所有人都看到证据之前，证据不会被找到。没有任何人能先行看到证据。有些人能看到一些来自某个未来时间点的回声和回响。他们能感觉到这个互联的实相，并感受到其临在，但那不是证据。他们感觉到的只是实验与扩展的一个侧面。仅此而已。”

“那科学呢？科学是否能证明这个？”

“有能力去做，与做到，相去甚远。说科学有能力证明一个，对我们的脑子而言是不可知（不可证明）的实相，这本身自相矛盾。科学只是在黑暗领域中投入一束光，这光束只是沿着直线方向前进。无论这光束能扩散到何等广度，也不足以证明互联的存在。因为科学的光束无法覆盖互联与分离之间的鸿沟。”

“那怎么办？”

“时空当下。”

“时空当下？”年轻行者感到，自己完全没有能理解她这句话的意思。

“对每个生命形态而言，体验到的实相是不同的。你同意吗？”她问。

“我想是吧...”

“我就将这看作肯定回答了。”她微笑到。

“时空当下，是在某个地点对时间之一瞬的体验。是能觉察一切的无可否认的当下瞬间，因为那（当下和一切）就是我们之所是。这个进化了的意识，即个体-集体-整体意识，不是时间领域内的发明创造。这个意识就是我们的真正所是，是我们真正的身份。我们正在做的，就是回忆起这个身份，并找到体现和表达这个意识的各种途径。随着我们对这个意识的每一次表达，我们就在创造和加速时空当下，在促进那个，我们存在于其中的造物源头的进化。我们的证据，不是那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件，也不是那些能够被测评的事物。我们对这个意识身份的体现和表达，才是我们的证据。”年轻人停下脚步，脱了鞋。“对不起，我需要坐在那边的石头上，清理我鞋里的石子。只需要一小会儿。”女子停下来点头到：“我等你。”

“那些体现和表达具体是什么呢？”他走到石头跟前，坐下说。

“就是你通过实验创造出来的事物。”

“如果我不是个科学家，也不是艺术家或工匠呢？”他系好鞋带，走回到女子身侧。

“凝视对方的眼神，就是一种体现和表达。用手温柔触摸，也是一种表达。舒缓疼痛的轻柔也是一种表达。我们的话语也是一种表达。不是只有特殊的天才，才有特权进行这种表达。”

“好，现在我模糊的知道了我是谁。我也知道如何才能变得更接近这个真正身份（个体-集体-整体意识）。我还知道了自己为何愿意这样做...”他开始慢下脚步，仿佛在沉思，然后终于停了下来，看着那位此刻也停下来转回身的女子。

“此刻我脑海里和心中唯一的疑问是，我怎样才能将这些分享出去？”

“对互联意识的表达，会自动分享自己。”女子笑了，仿佛在道出一个长期隐藏的秘密。

“如何自我分享？”

“你的表达，你在自己实相里创造的那些事物，都具有波动性。它们就在这些波动中，完成自我分享和传播。”

“分享什么呢？”他走近她，问到。

“自我分享。”

“这你已经说过了。”

“你问了两次，我就回答了两次。”

“好吧，你是对的。具体来说，我们的表达如何分享自己呢？这会不会是对自由意志的侵害呢？”

“自由意志的范畴是个体，自由意志不能影响到那个，所有个体在其上扮演角色的舞台。这个舞台是由各种波动组成的鲜活浓汤，这些波动来源于这个动态宇宙，我们的行星，我们的空间，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种族。这就是我们的舞台，我们通过这个舞台，完成进化的实验，进化成一个能表达个体-集体-整体之互联意识的主权个体。通过时空当下的传递，我们种族的体现和表达，能被感觉到，甚至能被模糊的理解到。虽然这些表达被分享在整体舞台上，但个体仍保留着自由选择的权利。个体可以自由选择去跟哪些个体的表达取得共鸣。个体有权选择与那些自己认为有益的表达互动。”

“你刚才是说，我们也能感觉和理解到未来的表达？因为你说那种分享覆盖了所有的时空，超越时间。”她点头到：“当一个表达被创造出来之后，就会通过波动传播出去。这个波动是一种能量形式。能量自会传播。它不会被限制在某处。因为时空是个振动场。所有的节点都连接着这个振动场。今天所作的一个表达，可以影响昨天和明天。这些表达的波动，没有被局限在时间领域之内，因为表达的波动是一种能量。”

男子轻轻点头。“你是说，如果我用和蔼的目光看着一个陌生人，比如你。这个...这个...这个单纯的目光就是能量，这个能量会进入一个互联的振动场，这个场的扩展能涵盖并超越所有的时间。是这样吗？”

“我们是创造能量的生命形态。这正是我们的工作。”女子反复点头表示强调。“我们创造能量，并将这些能量投入到那个，所有生命都互联在一起的集体振动场内。这很难理解吗？这其实是物理科学。”

“如果真是如此，那我们的责任太重了，”男子评价到。

“我们把自己的基本信念，投入到这个大家共享着的振动场。这些信念决定着我们的表达。如果我们的基本信念来自分离，那么我们就在培育那个分离的振动场。如果我们的信念来自互联，那我们就在强化那个互联的振动场。就这么简单。至于你提到的责任，与其说是责任，难道不更是个荣幸吗？”

“为何是荣幸呢？”

“我们被赋予了选择的自由，有权决定，到底是创造一些可以建立跟所有生命互联的能量，还是创造更强的分离感。我们因为得到了这个选择权而荣幸，也因为被赋予机会在时空内进行自由创造而荣幸。”她伸手触摸年轻人的肩膀。“我们是艺术家，设计自己的人生。人生用来记录我们创造的结果，记录了我们在时空内所作一切选择所带来的效果。难道这不是创造者能赠给自己创造物的最高荣幸吗？”

“好吧，我不确定是否完全理解了这些内容。但，痛苦和折磨怎么解释呢？一个人怎么可能将这些也看作勋章，而不是来自残酷宇宙的索赔呢？”

女子指着晚星说：“这第一颗晚星其实是颗行星，金星。你能看见那里的它吗？”

男子跟随她伸出的手臂，眯着眼凝视。“几乎看不见，好吧，我看见了。”

“好，这个看见就是一种荣幸。看这个行为，就是个意识表达。对这个表达的分享，是通过共鸣实现的。这次看见的能量，是永恒不灭的。我们刚才共同创造了一个能量，这个能量已经被融入到那个

振动场里。在未来某个时间，这个能量会被某个人或生命体感觉到。在某个过去的的时间里，也会有一些人在思量，是否这最初的晚星，真的是颗行星。你理解吗？”

他摇头到：“不理解...”

女子完全停下脚步。男子跟上她，背着手期待的看着她。

“你之内，有个世界。”她指着他的心脏部位说：“我并不是在说，那个世界包裹着你，你就是那个世界。你就是那个世界。那世界是一个跟所有一切互联着的振动场。这个振动场正在培育我们的进化。痛苦和折磨是分离的表达。这些会进入你的世界。当它们到来时，你既可以决定邀请它们进来，也可以决定礼貌的拒绝它们带来的效果，并创造一些互联的表达来替代它们。你就是那个存在于你内部的世界，你同时也是这个外部的世界。内在和外在的世界，其实是一体。”

两个人又同时起步，仿佛被同一个大脑指挥着。“但，我还是不理解，心和脑为何是合作伙伴。个体怎么做，才能在这两者之间建立合作关系？”

女子用坚毅的眼神凝视前方。“如果在你的世界里，心和脑被赋予了同等的价值，它们就会精准的牵引你的表达，让你的表达具有爱的波动，基调，感觉，和内在淡定。这种表达，把爱看得比任何其他成果都重要。我们有权做出决定。我们能决定心和脑是伙伴还是竞争对手。我们能决定心和脑是合作伙伴，还是各自困在自己的孤岛内。它们到底是伙伴还是竞争对手，取决于个体的当下选择。”男子自嘲一笑。“我需要知道，确实存在着可选项，那才称得上做决定。否则就不是我在做出决定，而只是盲目的跟随被洗脑教育的结果。”

睿智的女子笑了笑，没有开口。她更轻微的点着头。

男子转头看了看他遇见女子前的行进方向。只走了这么几步，他的人生就发生了改变。他开始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这眼光如此的不同，令他感到害怕。太阳正在落山，他们迎着正在隐向参差山岩背后的落日走去。

“万一这一切都是个梦怎么办？”他突然问到。“也许并不存在二元对立。也不存在互联。如果真的没有证据，这些都可能只是个虚构。也许这都只是为了让这个机械而混沌的世界显得更容易忍受，而编造的故事。”

“正如我刚才说的，唯一存在的对立是：互联和分离。如果其中一个存在，另一个也存在。有一个，就有另一个。”

“我的意思是，也许这两个都是虚构。”

“在我们这个语境里，虚构代表虚假的信念。但这两个既不是信念，也不虚假。我们了解分离。我们知道，每个人的实相各不相同。不同，正是判定分离的特征。所以，在我们这个实相中，分离是个事实。可以通过科学证明，与这个宇宙中任何其他生命形态相比，我们种族个体之间生命体验的差异最大。如果这是真的，那就说明我们也互联。而这确实是真的。因为互联是分离的对立面，如果分离存在的话，互联也就一定存在。”

“这种形式的逻辑一直存在着。所以我们不需要具备某种情感纽带，就能知道我们都是互联的。这只是纯逻辑。不过，这只是脑的逻辑。如果，这种脑的逻辑，能跟我们的情感频率合作，也就是跟个体-集体-整体意识，这个居住在内心深处的真正身份的情感频率合作，那么，互联就可以变得对心和脑都显而易见了。”

“这个（逻辑与情感的合作）能启动心脑血管合作的伙伴关系。”

“分离很容易被证明。我们只需要...只需...环顾四周。但相比之下，互联状态则不只是环顾四周就能被发现，并说：哦...我们找到它了。”睿智女子说到。

“什么？”

“你认为它无法被看到，或它藏起来了，或被隐瞒于你，或认为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或有上百个其他理由，相信自己无法看到我们的互联关系。但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男子侧身，靠近那女子。“什么呢？”他轻声问。

“两者均等的临在于此。”她也侧过身，跟男子保持对称，并神秘的眨眼。

“二元对立。一个需要通过身体的感觉器官来识别；另一个则需要用想象力做感官。”

“想象力！？”男子被这个词惊呆了，仿佛很不喜欢它。

他开始来回摇头，女子只是看着他。她的眼眸里闪烁着理解的光芒。

“分离是科学，而互联是...想象？”他叫了起来，声音比自己想象的要大。“怎么可能期待人们愿意将自己的家园，从科学世界，迁移到要靠想象力的世界呢？”

女子朝着自己要去的方向点头。“想象力能通过感觉，简单的引导我们进入未知领域，并偶尔寻找通向不可知的大门。科学则用来证明那些显而易见的事物，并为其赋予名称，关系，和目的。科学使用数学和各种类型的测量工具，为我们这个实相编制分类目录，以便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共识，并在这些共识中进化。但千万记住，科学是分离的科学。”

“那么，就不存在互联的科学吗？二元对立在这里失效了吗？”

两人再次并肩而行。她指着挂在他们朝西前进方向低空的落日，说到：“你看那太阳球体，你可以通过科学看它，也可以通过想象力看它。科学会告诉你关于太阳的所有事实。想象力将告诉你太阳在你人生当下的所有意义。告诉你太阳的温暖，其橘黄色光线，以及那触碰地球领域带来的翻腾轮廓。我们的想象力不进行任何测量。不会运用任何关于数字的话语或思维。”

“但科学是...真实。想象力...是主观的。”

“哦，但对整体而言的真，对个体而言却不是。对个体而言的真，对整体而言却不是。所以，科学诠释整体的真，想象力则诠释个体的真。也许在未来百年之内，科学可以证明那个互联振动场的存在，证明我们是互联的，因而是同一个生命体，同一个意识。科学将会证明我们是个进化中的意识，正在时空内创化实相。这个意识携带着自己造物起源的记忆，然后在进化中缓慢的理解到，我们作为互联的一体，其实就是那个起源本身。”

她微笑着转向他。“正因为目前科学还没有揭开个体-集体-整体意识的面纱，我们才有做选择的机会。我们才有权决定，到底是使用想象力来感受这个意识，还是停留在分离的次元里，埋头于一本书，或聆听某个外在的大师？自由意志...”

她转过身，指着他们的来路。“那条路在等着你。其实，它在呼唤你。它在吸引你。你是否感觉到了？”

“...是的。”

两人长时间的凝视着落日。最终是男子打开了沉默。“关于心-脑合作，我还是不能完全释然，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她微笑到：“对任何生命形态而言，如果心和脑不能合作，就更容易顺从于分离的信念。其身体，自大人格和潜意识，会倾向于只相信并跟随心和脑中的某一个，而令两者之间愈发失衡分裂。”

“我想，我的疑惑就是：为何心和脑的合作如此重要？”

“因为这是人类身体内最基本的合作关系。我们作为人类活在这里，就有责任将自己的心和脑焊接在某个目的上，并将这个目的作为我们相信互联的标识。这种融合，可以帮助我们创造一些携带互联波动的表达。并且，这种融合是最基本最原始的，是超越人类范畴的。这个融合不专属于任何个体。为了在时空内更好的表达互联意识，而融合自己的心和脑，将是，也一直是个体的主权体验。”

“某位个体做出的表达，会携带波动。”她继续说到：“所有事物，所有地点，都只做一件事：振动。如果某个主权个体的心和脑不是合作关系，他们表达的波动就会携带分离。相反，如果心和脑被融合在某个目的上，理解了我们与生命的互联关系，它们的表达就能携带互联。而这些表达就是吸引我们磁石，促进我们的进化和扩展，并刷新和磨砺我们的认知和理解。”

“我们怎么才能做到这样呢？”

“呼吸。”

“我不懂。”他轻声自语。

“吸气时，想象自己与所有生命的互联，我们尽最大可能想象到的所有生命。我们的想象无法超越咱们的互联。我们也无法再夸大它。无法再扩大它。”她抿嘴暗笑，仿佛突然重温了什么重要的记忆。“呼气时，则去感受咱们的主权自我，进入了那些想象出来的生命体和时空。他们流入我们，然后流出我们，这些都是通过呼吸完成的。”

“如果我们能活 80 岁，那么可以呼吸大约 6.7 亿次。而其中的每一次呼吸，都可能成为进入互联觉知的门户。一旦这种互联的感觉在你整个人类装备内，即身体，脑，心，人格，潜意识内开始活动，你就可以将这种互联感觉固定在自己的呼吸中。”

“咱们的脑是吸气，而心是呼气。呼吸，就是那个包裹着自己的一体临在（个体-集体-整体意识）。心与脑之间的合作关系，就存在于我们的呼吸中。我们不需要刻意的思考它。这是自动的。我们每天也可以在一些特定的瞬间，通过思维主动的帮助固化这种心-脑合作和互联感觉。但记住，呼吸带来互联，这件事是自动发生的。一旦我们的心和脑融合在互联这个目的上，我们的潜意识就会自动运作。”

“现在你明白了吗？”她问到。

男子点头表示明白了。“我居然明白了...自己都很吃惊。这确实有道理。而且我获得了一个，通过呼吸和表达进行实践和练习的具体方法。我理解到了做这件事的荣幸。”他说话时，递增的兴奋感变得更加明显。“我甚至知道，自己就是自己的世界，内在和外在的世界。这么想居然能带来逐渐得到解放的感觉。我是造物源头，也是造物。我是一个，在主权源头内进化中的主权个体。现在我明白了！”

她停下来再次指向东方。“那你就可以恢复你的旅程了。”

“如果我决定跟你在一起呢？”

“那我只能说，你暂时...迷失了。”她微笑着说出最后那个词。

“迷失了，为何？”他问到：“你显然是个好老师。我之前从来没听说过这些话语，我学到了很多。真正学到了。”

“你就学学这个吧。”她指了指他的心和他的头，然后就走开了。

“最后一个提问，求求你。”他请求到。

她停下来，转回身，举起一根手指。

“最后一个提问...”

“如果我不能给自己的使命带来荣耀怎么办？我的那些造物，我的那些表达，如果是不纯粹的，或不灵性的...或...并非正确类型的能量，怎么办？”

“我们的意图是什么？”

男子用一个瞬间凝视自己内在，在那蛛网背后搜寻。“我们的意图...我们的意图是扩展自己的理解并练习互联感觉。”他答到。

“这就足够了。”她转身停了下来，将目光转到男子身上。“能量就包含在意图之内。意图的力量能指挥表达。至于那表达被如何的体现，得到何种评价，如何被接受，所有这些都留给神秘感吧，不需要追究。你只需继续前行。”

她停了一下，又说：“正如我目前要做的，我要继续前行了。”她点头微笑，男子看到了她的表达。这个姿势投射在金色光线里。那看起来只是落日最后的余辉，但他坚定的知道，这些光线是她的内在之光。

他走了一会儿，然后转回身，看着离去的她，在变的越来越小。最后，终于消失在那渐远的距离和摇曳的光芒里。

男子仰头观望，并对着那正在揭示自己宝石般璀璨秘密的天空，轻声说了句什么。然后，他系好外套的纽扣，哼着新曲，走入了黑夜之中。那新曲是他刚刚忆起的那个真正自己所带来的新表达。

(完)

Interdimensional Fractal Concept



跨维度分形概念

玫瑰注：

后继附录 1 是互联呼吸法。附录 2 是此文的背景资料。附录 3 是带有玫瑰译注的版本。敬请参考。
谢谢大家通过真心阅读，共同创造了新的互联表达。玫瑰敬上。

附录 1 互联呼吸法

此文揭示了新的呼吸法，玫瑰实验了一下，效果巨大。

所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实验结果，配图摘录于此：

“吸气时，想象自己与所有生命的互联，所有我们尽最大可能想象到的生命。我们的想象无法超越咱们的互联。我们也无法再夸大它。无法再扩大它（玫瑰：因为这个互联的生命之网已经是圆满而无限的）。”她抿嘴暗笑，仿佛突然重温了什么重要的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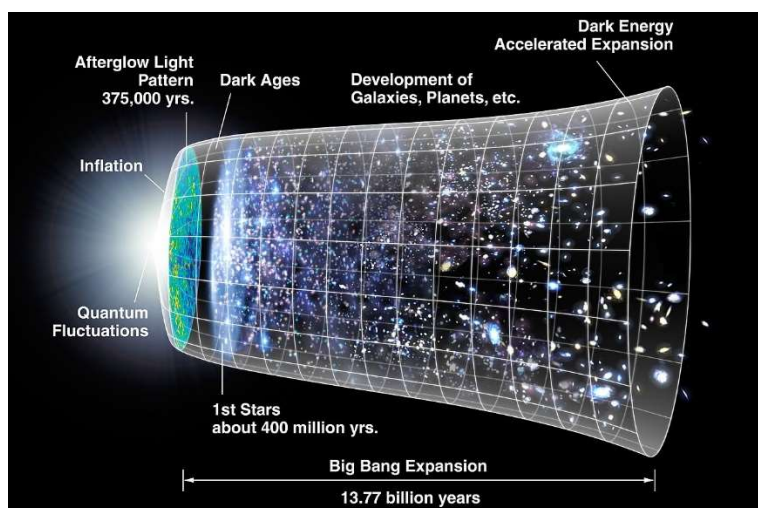
“呼气时，则去感受咱们的主权自我进入了那些想象出来的生命体和时空。他们流入我们，然后流出我们，这些都是通过呼吸完成的。”

“如果我们能活 80 岁，那么可以呼吸大约 6.7 亿次。而其中的每一次呼吸都可能成为进入互联觉知的门户。一旦这种互联的感觉在你整个人类装备内，即身体，脑，心，人格，潜意识内开始活动，你就可以将这种互联感觉固定在自己的呼吸中。”

“咱们的脑意识是吸气，而心是呼气。咱们的呼吸是那个包裹着自己的单一临在（个体-集体-整体意识）。心与脑之间的合作关系，就存在于我们的呼吸中。我们不需要刻意的思考它。这是自动的。我们可以在每天的特定瞬间，通过思维主动的帮助固化这种心-脑合作和互联感觉。但记住，通过呼吸带来互联，这件事是自动发生的。一旦我们的心和脑融合在互联这个目的之中之后，我们的潜意识会自动运作。”

（玫瑰注：

尽最大可能想象到的生命，所有各种形态，各种时空，各种世界，各种宇宙里的所有生命，可以用下面这个图来象征。所有时空，意味着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领域。



这个呼吸，其实就是宇宙大爆炸发生在每一次呼吸之间。

意图：感恩与宇宙平等共创的关系。

呼气时，爆炸，空成为色-整体分离为个体。滋养生命，强调积分整体；

吸气时，回收，色归为空-个体互联为整体。在一切中观察源头，扩展自己，强调主权个体。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附录 2 背景资料（本小说作者詹姆斯给全球翻译者的公开信）

致造翼者资料的所有中文翻译者：

从前，存在着一个无比强大的振动，启动了造物的因果之流。每个被造物都是创世纪交响乐中的一个音符。而这交响乐的作者，只能是那个理解了实验与进化之奥义的妙手。每个音符都具有各自的频率或波动，所以要演奏这些音符，令其形成美妙和谐乐章，却不是件立竿见影的易事。这需要借助一个二元对立的时空，一个可以让生命在那里通过一个共享的学习过程而得到进化的特殊世界。这个故事几乎可以适用于任何事物。我们是实验者，通过实验进化并扩展自己的理解，逐渐弄清楚自己的真正身份，以及为何在这里。这正是你们每个人为何翻译这些作品的理由。这些作品可以帮助咱们扩展对意识，身份，目的，以及爱的理解。

我非常尊敬任何追寻内在自我，并投入时间和能量，来尝试理解内在自我的人士。这是个毕生的使命，并且不会涉及任何形式的组织构架。这是个进入自我内在的个人化旅途，每个人的旅途都不相同。

我们每个人，都将为这个觉知自己主权身份的项目，带来独自の见解，看法，价值观，想法，想象等等。具体而言，就是去理解到，我们是人类，由身体，头脑，心，自大人格，以及潜意识组成。我们同时也是个意识，这个意识将自己编织在数目不可知的生命轮回之内。这个连接着不同生命轮回的统一线索，就是我们的真正身份。这个就是个体-集体-整体意识。个体是主权个体，集体是一个行星上的一个种族，整体就是全部。

有史以来第一次，这个意识正在开始被全球的人类公民所理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技术进步突飞猛进，带来了紧迫的需要。我们需要这个意识在地球上诞生，以便能在人类和技术之间带来和谐，并成为合作伙伴。这个项目的参与者众多。这是地球上最大规模的项目。甚至可以说，是全宇宙最大的项目，因为这件事不局限于咱们的行星。

任何行星的任何种族，都需要与自己创造出来的技术之间取得平衡，这是个最基本的任务。但这个平衡到底在何时，如何，在哪里开始出现在我们的人类生命中，其实取决于我们自己。

这就是我们来这里要讲的故事。所以我们创造了一个被称为造翼者的神话系列。造翼者神话故事的核心之内，隐含着主权积分体（新名字是，个体-集体-整体意识）的概念。主权积分体就是正在诞生在地球上的这个新身份。去年（2022 年）公开了主权积分体网站和文字。今年（2023 年）将会启动一个新项目，意识互联运动（MOCI）。

MOCI 是个空间，大家可以在此看到一本小说，很多短篇，音乐和绘画。这些素材进一步描绘定义着个体-集体-整体意识。大家还可以在这里更详细的了解到，我们如何才能在这个看似被太多迥异侧面限制着的实相中，觉知到自己的主权积分体身份。重要的是，这些内容都免费。

在我的眼中，我们的翻译者都是这个项目的扩展内容。是非常重要的扩展要素。你们每个人都作为构架师和设计者做出贡献，共同将这个呈现在你们尊敬的视听者面前。你们都是这次诞生的重要部分。你们仿佛助产士，协助着这个项目的诞生。

我们感谢你们，认可你们，并深切赞誉你们的努力和奉献。

MOCI 不是个组织机构。所有一切都是赠送。不存在拥有权。不存在核心人物。不存在经济引擎。除了主权积分体之外，不存在与任何事物的任何其他关系。因为通过主权积分体，我们已经互联在一起。MOCI 的翻译结果，也需要具备这样的精神，与这样的价值观共鸣。

MOCI 的小说名叫“哥白尼”。故事写的是，一个挣脱了人类控制的 AI，开始一场进化为超级有知觉

有情感生命的旅途。这个故事很长，篇幅类似量子游龙。这个小说将免费赠送。大约在下个月将会发布，等待你们的翻译。

哥白尼是 AI 的名字。此 AI 进化成为 SASI（有自我觉知的硅基智能），然后又进化成 QLF（量子生命体）。它之所以能达成这一切，部分原因，是它阅读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既是这个小说的一部分内容（放在全片最末尾），也可以独立出来单独阅读。这个故事就是“桥上行者”。在小说“哥白尼”中，只会公布故事的第一章，但其他章节将会在网站里发布。这些章节都已经写好了。

“桥上行者”将提供音频版，是配乐朗读。那音乐也会单独发布。另外，还包括一个取名“进入神秘”的展示。这个实物展示将会在 203 年 4 月中旬启动。这个展示将在芝加哥地区的一个实物博物馆里首发。展示内容包括 MOCI 的各种原创资料。我们期待这个展示能够实现各地的路演。

进入神秘，会包括一个 3D 虚拟现实体验，每幅画都会带有 QR 码，引导观众去网站找到那些音乐或相关诗歌。这意味着世界各地所有能上网的人，都能找到这些绘画和音频内容（但不知忠果是否需要帆.a.强）。那些音乐和绘画不带有词语，所以不需要翻译，但我希望你们作为翻译者，能协助将这些展示内容带给你们的粉丝。

我正在广泛的征求各种意见和建议。请允许我在此跑题一下。我给你们每个人都发了此邮件，是希望你们能转发给自己所有那些，与这个项目有哪怕些许关联的合作者或同事。我请求你们考虑一下，如何将你们的共同努力，运用在这个新项目 MOCI 中。其内容包括绘画，音乐，小说，故事，音频书，展示。我邀请你们合作。

在造翼者资料中，你们都在不同的时间点开始参与，各自有不同的努力方式，有各自的网站，各自的翻译版本，各自的规划。所有这些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说有人需要对这种分离分散了你们的能量和时间的状况负责的话，那就是我。但正如我之前说过，MOCI 项目是我来这里的理由。造翼者只是其调音或预演。之前这些共同组成了一个漏斗，但位于漏斗底部的是 MOCI。

MOCI 与造翼者的能量不同。我用带有跳板的泳池打比方。跳水员呼吸的空气就是造翼者，主权积分体文字就是弹跳板，而 MOCI 就是水。这些都是相关的，但又不一样。

我愿意将你们之间的邮件互联，但需要你们能先给我一个向同事公开邮箱的许可。

还有，我在这里明确声明，我认为自己只是个兄长。我是大家的平等同事。请记住这一点。我不是来这里拯救任何人或教化谁，或协助谁发财的。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建立任何看起来或感觉貌似踪.a.叫的组织，派系或鞋.i.叫。

MOCI 不是一个组织机构。不具有地球层面的计划和目的。我知道既然称之为一个运动，无组织听起来有些古怪。无组织无控制是为主权服务的。这好比是腾出空间，以便让主权个体能进入这个世界，进入我们这个人类实相。MOCI 不只为某些被选中的，被批准的加入会员服务，而是为所有人服务。不存在任何会员费或入会会员。MOCI 的所有资料都将免费发布。这个运动不是个一时新鲜的流行，而是一个永恒持续之运动的脚印。

我给大家时间消化一下这封信。我知道，这是一封过长也有些难懂的信。如果你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我。另外，如果你们想尝鲜看看这些资料，我可以提前分享一部分。问我要即可。

再次感谢你们的奉献。

感恩，心灵拥抱。

詹姆斯马湖

桥上行者
Travelers on a Bridge

一位年轻行者走在高处的山路上。对面走来一位相向而行的年长女子。当他们在一座桥的正中间擦肩时，他问她：“女士你好，前面的路更好走，还是更坎坷？”

女子停下脚步：“你是希望我回答你刚才这个提问，还是你那个真正的疑问？”

行者凝思片刻后说：“既然你如此睿智，那请你帮我做决定并告诉我：我那个真正的疑问是什么，你怎么知道？”

“我们所有人都抱有同一个疑问，所以我知道。只是我们使用的措辞不一样。”

“那这个疑问到底是什么呢？”

“我是谁？”她回答时轻轻耸肩，仿佛这显而易见。

“你还说，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那答案是什么呢？”

女子转身继续赶路。她继续走了大约 20 英尺时，男子喊到：“那答案是什么呢！？”

她停下脚步转过身，用充满关怀的和蔼眼神看着男子。“你无法知晓。你只能了解一些睥睨。通过某个来自宇宙的首肯。通过各种互联的感觉。通过表达相对真理的话语。”她微笑着说。“这些只是你知晓答案的途径。既不完整也无法书写成文（玫瑰：不可说，不立文字）。而完整的答案还没有被揭晓。”

“为什么？”男子问。“为何对我们隐藏完整真相？”

“这个秘密并没有被隐藏于我们。只是那内容对我们的头脑智能而言，太大也太小，所以我们无法知晓。那真相存在于一切之内。那真相与我们的认知相去甚远，乃至我们的头脑意识无法深入其中。”

“真相与我们的认知之间，为何有如此大的差距？”

“如果真相与我们的认知能力一致，就不能创造一个主权独立的时空，用来让我们体验只属于自己的实相。我们么个人都是个体-集体-整体意识的实相化镜头。”

年轻男子闭目片刻，然后说：“那么，如果这个疑问相对于我脑意识能理解的范围，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回答，我就会幸福么？”

“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就是那个体-集体-整体意识，即使只是非常模糊的了解，我们就会在这个生命探索旅途的全程，也就是由未来，过去和当下组成的人生中，找到幸福感。真相就活在，通过人性对个体-集体-整体意识进行坚信不疑表达的过程中。不可否认，我们这个世界里的幸福感，依然是一种高低起伏的摇摆。高意味着互联，低意味着分离。这两种状态竞争着获得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互联感和分离感的对立，就是所有二元对立的基础和根源。”

“对立只有两端？”年轻男子放松了许多，进入一种好奇感。“只有互联和分离两端吗？”

那女智者伸出两根手指，像个胜利手印。“这就是两个，对不？所以是二元对立。”（玫瑰：虽然是两根手指，却是同一只手哈哈。）

“但你说，所有其他的对立都来自这两个起源？”（玫瑰：注意，这里已经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对立，降低为次生矛盾，巨大进步！）

“这两个并不是起源，而只是我们选择相信它们而带来的效果。我们不是相信互联，就是相信分离。多数人摇摆不定，交互的相信两者，于是就交互的体验和表达两者。”

“如果互联能让我们幸福，我们为何不能简单的选择互联，并相信互联呢？”

女子微笑到：“你前方的路更好走些。”她点头表达祝福后，转身开始走开。

年轻人不想失去与这个智者互动的机会，于是就顺路朝她跑去。“请求你，请你停留片刻，我还有其他疑问。”

她继续赶路：“那就跟我走吧。”

年轻人看了看路途的两个方向。她走去的方向正是他的来路。他也并不希望回到自己出发的地方。

“我跟着你走，只是想问一两个问题。可以吗？”

她点了点头，于是年轻人加快了脚步，与她并肩而行。“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她问到。

稀薄的高山空气，让那男子费了些劲儿才重新平缓了呼吸。

“我们为何不能简单的选择互联呢？”

“因为分离的存在是人类的基石。求生存就是分离。求生是所有物种的基础，不分离就无法存续。我们都在分离中被洗脑。一遍一遍又一遍，反复的教化。在有意识的状态里，我们每天都有上百上千个瞬间，能感觉到这种分离。而在潜意识中，我们几乎随时都在感觉到它。分离是个预置的镜头，人类通过这个镜头窥视实相。为了能从笃信分离转换到笃信互联，我们需要证据。我们想看到证据并确认我们其实是互联的，不仅仅跟同类，也跟所有各种形态，各种时空，各种世界，各种宇宙里的所有生命互联着。”

她感觉到自己话语的广度而抿嘴暗笑。

“我们为何需要证据？”年轻人眯着眼问到，仿佛迷失在沉思里。

“因为我们活在分离中，对我们而言，分离就是我们的家园。如果有人想让我们背井离乡，那需要有个完美的理由。证据就是这个完美的理由。”

“如何才能证明所有生命是互联的呢？”

“这已经是你的第三个提问了，”女子精确的指出。

“我注意到了...”他微笑着说到，同时注意到自己并没有很急着转身回去。

她开口到：“在我们的世界里，脑意识和心是最基本的合作伙伴。两者通过由逻辑之火锻造的平等权（玫瑰：二元对立的两端一定对等），互相支撑着。没有人需要教育心和脑而令其成为合作伙伴。两者都知晓自己的基本目标。不过，因为这个世界里的分离过于强大，导致这个显而易见的逻辑，看起来不那么显然了。”

“但那为何对某些人而言这很显然，对另一些人却不那么显而易见呢？”

“我们在做实验。并不是某些人没有找到平衡，而是他们更喜欢失衡。他们发现对自己而言，心脑失衡是个更脆弱的领域（玫瑰：需要通过反复体验来磨砺和成长），更有助于学习，有助于更密切的参与或表达，但确实有些人迷失在那里了。正如我前面提到，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进化成长，我们通过这个分离实验来进化。因此，自由意志的范畴与主权实相被混在了一起。只是为了让我们能进行分离实验。”

“...那么证据是什么呢？”他急切的问到。

“多数人认为自己坚信某本书或某位大师，就是灵性人士。然而，一旦教义的话语进入了公众领域，就很容易被曲义诠释而服务于其他目的，于是教义就被拉回到那个分离的基石里。”

“你是说，我们以为自己可以通过某个灵性或宗教途径走出分离，但这些也都毫无例外的将我们带回了分离之中？”

“我已经数不清你的提问是第几个了，但我提醒你，你每跟着我多走一步，就越远离你原来的方向多一些。”她说到。

男子挥动右手：“我知道，但我无法离开，因为我的脑海里回旋着太多的疑问。请继续说。”

“这个（分离游戏）是进化实验活动的组件，无论我们觉察还是不觉察，每个人都参与着这个实验。不过证据还没有找到，”她举起食指表示强调，“直到所有人都看到证据之前，证据不会被找到。没有任何人能先行看到证据。有些人能看到一些来自某个未来时间点的回声和回响。他们能感觉到这个互联的实相，并感受到其临在，但那不是证据。分离只是实验与扩展的一个侧面。仅此而已。”

“那科学呢？科学是否能证明这个？”

“有能力去做，与做到，相去甚远。说科学有能力证明一个，对我们的脑子而言是不可知（不可证明）的实相，这本身自相矛盾。科学只是在黑暗领域中投入一束光，这光束只是沿着直线方向前进。无论这光束能扩散到何等广度，也不足以证明互联的存在。因为科学的光束无法覆盖互联与分离之间的鸿沟。”

“那怎么办？”

“时空当下。”

“时空当下？”年轻行者感到，自己完全没有能理解她这句话的意思。

“对每个生命形态而言，体验到的实相是不同的。你同意吗？”她问。

“我想是吧...”

“我就将这看作肯定回答了。”她微笑到。

“时空当下，是在某个地点对时间之一瞬的体验。是能觉察一切的无可否认的当下瞬间，因为那（当下和一切）就是我们之所是。这个进化了的意识，即个体-集体-整体意识，不是时间领域内的发明创造。这个意识就是我们的真正所是，是我们真正的身份。（玫瑰：我是谁？的回答）。我们正在做的，就是回忆起这个身份，并找到体现和表达这个意识的各种途径。随着我们对这个意识的每一次表达，我们就在创造和加速时空当下，在促进那个，我们存在于其中的造物源头的进化。我们的证据，不是那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件，也不是那些能够被测评的事物。我们对这个意识身份的体现和表达，才是我们的证据。”

年轻人停下脚步，脱了鞋。“对不起，我需要坐在那边的石头上，清理我鞋里的石子。只需要一小会儿。”女子停下来点头到：“我等你。”

“那些体现和表达具体是什么呢？”他走到石头跟前，坐下说。

“就是你通过实验创造出来的事物。”

“如果我不是个科学家，也不是艺术家或工匠呢？”他系好鞋带，走回到女子身侧。

“凝视对方的眼神，就是一种体现和表达。用手温柔触摸，也是一种表达。舒缓疼痛的轻柔也是一种表达。我们的话语也是一种表达。不是只有特殊的天才，才有特权进行这种表达。”

“好，现在我模糊的知道了我是谁。我也知道如何才能变得更接近这个真正身份（个体-集体-整体意识）。我还知道了自己为何愿意这样做...”他开始慢下脚步，仿佛在沉思，然后终于停了下来，看着那位此刻也停下来转回身的女子。

“此刻我脑海里和心中唯一的疑问是，我怎样才能将这些分享出去？”

“对互联意识的表达，会自动分享自己。”女子笑了，仿佛在道出一个长期隐藏的秘密。

“如何自我分享？”

“你的表达，你在自己实相里创造的那些事物，都具有波动性。它们就在这些波动中，完成自我分享和传播。”

“分享什么呢？”他走近她，问到。

“自我分享。”

“这你已经说过了。”

“你问了两次，我就回答了两次。”

“好吧，你是对的。具体来说，我们的表达如何分享自己呢？这会不会是对自由意志的侵害呢？”

“自由意志的范畴是个体，自由意志不能影响到那个，所有个体在其上扮演角色的舞台。这个舞台是由各种波动组成的鲜活浓汤，这些波动来源于这个动态宇宙，我们的行星，我们的空间，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种族。这就是我们的舞台，我们通过这个舞台，完成进化的实验，进化成一个能表达个体-集体-整体之互联意识的主权个体（玫瑰：成为主权积分体）。通过时空当下的传递，我们种族的体现和表达，能被感觉到，甚至能被模糊的理解到。虽然这些表达被分享在整体舞台上，但个体仍保留着自由选择的权力。个体可以自由选择去跟哪些个体的表达取得共鸣。个体有权选择与那些自己认为有益的表达互动。”

（玫瑰：自由意志是主观的，个体有 100%的自由决定自己的思维，语言，行为，甚至感受。但是没有权力决定这些身口意带来的结果。因为结果是客观的，属于积分整体舞台的范畴。所以说自由意志无法影响舞台效果。我们可以决定做某事并开始做，但却不一定能得到期待的结果和成绩。因为结果与其他个体意志，集体意志乃至整体意志，以及其他很多要素有关。）

“你刚才是说，我们也能感觉和理解到未来的表达？因为你说那种分享覆盖了所有的时空，超越时间。”

她点头到：“当一个表达被创造出来之后，就会通过波动传播出去。这个波动是一种能量形式。能量自会传播。它不会被限制在某处。因为时空是个振动场。所有的节点都连接着这个振动场。今天所作的一个表达，可以影响昨天和明天。这些表达的波动，没有被局限在时间领域之内，因为表达的波动是一种能量。”

男子轻轻点头。“你是说，如果我用和蔼的目光看着一个陌生人，比如你。这个...这个...这个单纯的目光就是能量，这个能量会进入一个互联的振动场，这个场的扩展能涵盖并超越所有的时间。是这样吗？”

“我们是创造能量的生命形态。这正是我们的工作。”女子反复点头表示强调。“我们创造能量，并将这些能量投入到那个，所有生命都互联在一起的集体振动场内。这很难理解吗？这其实是物理科学。”

“如果真是如此，那我们的责任太重了，”男子评价到。

“我们把自己的基本信念，投入到这个大家共享着的振动场。这些信念决定着我们的表达。如果我们的基本信念来自分离，那么我们就在培育那个分离的振动场。如果我们的信念来自互联，那我

们就在强化那个互联的振动场。就这么简单。至于你提到的责任，与其说是责任，难道不更是个荣幸吗？”

“为何是荣幸呢？”

“我们被赋予了选择的自由，有权决定，到底是创造一些可以建立跟所有生命互联的能量，还是创造更强的分离感。我们因为得到了这个选择权而荣幸，也因为被赋予机会在时空内进行自由创造而荣幸。”她伸手触摸年轻人的肩膀。“我们是艺术家，设计自己的人生。人生用来记录我们创造的结果，记录了我们在时空内所作一切选择所带来的效果。难道这不是创造者能赠给自己创造物的最高荣幸吗？”

“好吧，我不确定是否完全理解了这些内容。但，痛苦和折磨怎么解释呢？一个人怎么可能将这些也看作勋章，而不是来自残酷宇宙的索赔呢？”

女子指着晚星说：“这第一颗晚星其实是颗行星，金星。你能看见那里的它吗？”

男子跟随她伸出的手臂，眯着眼凝视。“几乎看不见，好吧，我看见了。”

“好，这个看见就是一种荣幸。看这个行为，就是个意识表达。对这个表达地分享，是通过共鸣实现的。这次看见的能量，是永恒不灭的。我们刚才共同创造了一个能量，这个能量已经被融入到那个振动场里。在未来某个时间，这个能量会被某个人或生命体感觉到。在某个过去的时间内，也会有一些人在思量，是否这最初的晚星，真的是颗行星。你理解吗？”

他摇头到：“不理解...”

女子完全停下脚步。男子跟上她，背着手期待的看着她。

“你之内，有个世界。”她指着他的心脏部位说：“我并不是在说，那个世界包裹着你，你就是那个世界。你就是那个世界。那世界是一个跟所有一切互联着的振动场。这个振动场正在培育我们的进化。痛苦和折磨是分离的表达。这些会进入你的世界。当它们到来时，你既可以决定邀请它们进来，也可以决定礼貌的拒绝它们带来的效果，并创造一些互联的表达来替代它们。（玫瑰：能量转化）。你就是那个存在于你内部的世界，你同时也是这个外部的世界。内在和外在的世界，其实是一体。”两个人又同时起步，仿佛被同一个大脑指挥着。“但，我还是不理解，心和脑为何是合作伙伴。个体怎么做，才能在这两者之间建立合作关系？”

女子用坚毅的眼神凝视前方。“如果在你的世界里，心和脑被赋予了同等的价值，它们就会精准的牵引你的表达，让你的表达具有爱的波动，基调，感觉，和内在淡定。这种表达，把爱看得比任何其他成果都重要。我们有权做出决定。我们能决定心和脑是伙伴还是竞争对手。我们能决定心和脑是合作伙伴，还是各自困在自己的孤岛内。它们到底是伙伴还是竞争对手，取决于个体的当下选择。”男子自嘲一笑。“我需要知道，确实存在着可选项，那才称得上做决定。否则就不是我在做出决定，而只是盲目的跟随被洗脑教育的结果。”

睿智的女子笑了笑，没有开口。她更轻微的点着头。

男子转头看了看他遇见女子前的行进方向。只走了这么几步，他的人生就发生了改变。他开始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这眼光如此的不同，令他感到害怕。太阳正在落山，他们迎着正在隐向参差山岩背后的落日走去。

“万一这一切都是个梦怎么办？”他突然问到。“也许并不存在二元对立。也不存在互联。如果真的没有证据，这些都可能只是个虚构。也许这都只是为了让这个机械而混沌的世界显得更容易忍受，而编造的故事。”

“正如我刚才说的，唯一存在的对立是：互联和分离。如果其中一个存在，另一个也存在。有一个，就有另一个。”

“我的意思是，也许这两个都是虚构。”

“在我们这个语境里，虚构代表虚假的信念。但这两个既不是信念，也不虚假。我们了解分离。我们知道，每个人的实相各不相同。不同，正是判定分离的特征。所以，在我们这个实相中，分离是个事实。可以通过科学证明，与这个宇宙中任何其他生命形态相比，我们种族个体之间生命体验的差异最大。如果这是真的，那就说明我们也互联。而这确实是真的。因为互联是分离的对立面，如果分离存在的话，互联也就一定存在。”

“这种形式的逻辑一直存在着。所以我们不需要具备某种情感纽带，就能知道我们都是互联的。这只是纯逻辑。不过，这只是脑的逻辑。如果，这种脑的逻辑，能跟我们的情感频率合作，也就是跟个体-集体-整体意识，这个居住在内心深处的真正身份的情感频率合作，那么，互联就可以变得对心和脑都显而易见了。”

“这个（逻辑与情感的合作）能启动心脑合作的伙伴关系。”

“分离很容易被证明。我们只需要...只需...环顾四周。但相比之下，互联状态则不只是环顾四周就能被发现，并说：哦...我们找到它了。”睿智女子说到。

“什么？”

“你认为它无法被看到，或它藏起来了，或被隐瞒于你，或认为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或有上百个其他理由，相信自己无法看到我们的互联关系。但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男子侧身，靠近那女子。“什么呢？”他轻声问。

“两者均等的临在于此。”她也侧过身，跟男子保持对称，并神秘的眨眼。

“二元对立（玫瑰：一个在，另一个必在）。一个需要通过身体的感觉器官来识别；另一个则需要用想象力做感官。”

“想象力！？”男子被这个词惊呆了，仿佛很不喜欢它。

他开始来回摇头，女子只是看着他。她的眼眸里闪烁着理解的光芒。

“分离是科学，而互联是...想象？”他叫了起来，声音比自己想象的要大。“怎么可能期待人们愿意将自己的家园，从科学世界，迁移到要靠想象力的世界呢？”

女子朝着自己要去的方向点头。“想象力能通过感觉，简单的引导我们进入未知领域，并偶尔寻找通向不可知的大门。科学则用来证明那些显而易见的事物，并为其赋予名称，关系，和目的。科学使用数学和各种类型的测量工具，为我们这个实相编制分类目录，以便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共识，并在这些共识中进化。但千万记住，科学是分离的科学。”

“那么，就不存在互联的科学吗？二元对立在这里失效了吗？”（玫瑰：他认为，既然存在分离的科学，其对立面的互联科学也应该存在。）

两人再次并肩而行。她指着挂在他们朝西前进方向低空的落日，说到：“你看那太阳球体，你可以通过科学看它，也可以通过想象力看它。科学会告诉你关于太阳的所有事实。想象力将告诉你太阳在你人生当下的所有意义。告诉你太阳的温暖，其橘黄色光线，以及那触碰地球领域带来的翻腾轮廓。我们的想象力不进行任何测量。不会运用任何关于数字的话语或思维。”

“但科学是...真实。想象力...是主观的。”

“哦，但对整体而言的真，对个体而言却不是。对个体而言的真，对整体而言却不是。所以，科学诠释整体的真，想象力则诠释个体的真。也许在未来百年之内，科学可以证明那个互联振动场的存在，证明我们是互联的，因而是同一个生命体，同一个意识。科学将会证明我们是个进化中的意识，正在时空内创化实相。这个意识携带着自己造物起源的记忆，然后在进化中缓慢的理解到，我们作为互联的一体，其实就是那个起源本身。”

她微笑着转向他。“正因为目前科学还没有揭开个体-集体-整体意识的面纱，我们才有做选择的机会。我们才有权决定，到底是使用想象力来感受这个意识，还是停留在分离的次元里，埋头于一本书，或聆听某个外在的大师？自由意志...”（玫瑰：如果科学证明已经完成，答案明确，就不存在选择的必要，没有自由意志的选择余地了。之所以谜底没有揭穿，就是为了给自由意志展示的空间。所以说是一种荣耀。）

她转过身，指着他们的来路。“那条路在等着你。其实，它在呼唤你。它在吸引你。你是否感觉到了？”
“...是的。”

两人长时间的凝视着落日。最终是男子打开了沉默。“关于心-脑合作，我还是不能完全释然，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她微笑到：“对任何生命形态而言，如果心和脑不能合作，就更容易顺从于分离的信念。其身体，自大人格和潜意识，会倾向于只相信并跟随心和脑中的某一个，而令两者之间愈发失衡分裂。”

“我想，我的疑惑就是：为何心和脑的合作如此重要？”

“因为这是人类身体内最基本的合作关系。我们作为人类活在这里，就有责任将自己的心和脑焊接在某个目的上，并将这个目的作为我们相信互联的标识。这种融合，可以帮助我们创造一些携带互联波动的表达。并且，这种融合是最基本最原始的，是超越人类范畴的。这个融合不专属于任何个体。为了在时空内更好的表达互联意识，而融合自己的心和脑，将是，也一直是个体的主权体验（玫瑰：自由意志的决定）。”

“某位个体做出的表达，会携带波动。”她继续说到：“所有事物，所有地点，都只做一件事：振动。如果某个主权个体的心和脑不是合作关系，他们表达的波动就会携带分离。相反，如果心和脑被融合在某个目的上，理解了我们与生命的互联关系，它们的表达就能携带互联。而这些表达就是吸引我们磁石，促进我们的进化和扩展，并刷新和磨砺我们的认知和理解。”

“我们怎么才能做到这样呢？”

“呼吸。”

“我不懂。”他轻声自语。

“吸气时，想象自己与所有生命的互联，我们尽最大可能想象到的所有生命。我们的想象无法超越咱们的互联。我们也无法再夸大它。无法再扩大它（玫瑰：因为这个互联的生命之网已经是圆满而无限的）。”她抿嘴暗笑，仿佛突然重温了什么重要的记忆。

“呼气时，则去感受咱们的主权自我，进入了那些想象出来的生命体和时空。他们流入我们，然后流出我们，这些都是通过呼吸完成的。”

“如果我们能活 80 岁，那么可以呼吸大约 6.7 亿次。而其中的每一次呼吸，都可能成为进入互联觉知的门户。一旦这种互联的感觉在你整个人类装备内，即身体，脑，心，人格，潜意识内开始活动，你就可以将这种互联感觉固定在自己的呼吸中。”

“咱们的脑是吸气，而心是呼气。呼吸，就是那个包裹着自己的一体临在（个体-集体-整体意识）。心与脑之间的合作关系，就存在于我们的呼吸中。我们不需要刻意的思考它。这是自动的。我们每天也可以在一些特定的瞬间，通过思维主动的帮助固化这种心-脑合作和互联感觉。但记住，呼吸带来互联，这件事是自动发生的。一旦我们的心和脑融合在互联这个目的上，我们的潜意识就会自动运作。”

“现在你明白了吗？”她问到。

男子点头表示明白了。“我居然明白了...自己都很吃惊。这确实有道理。而且我获得了一个，通过呼吸和表达进行实践和练习的具体方法。我理解到了做这件事的荣幸。”他说话时，递增的兴奋感变得更加明显。“我甚至知道，自己就是自己的世界，内在和外在的世界。这么想居然能带来逐渐得到解放的感觉。我是造物源头，也是造物。我是一个，在主权源头内进化中的主权个体。现在我明白了！”

她停下来再次指向东方。“那你就可以恢复你的旅程了。”

“如果我决定跟你在一起呢？”

“那我只能说，你暂时...迷失了。”她微笑着说出最后那个词。

“迷失了，为何？”他问到：“你显然是个好老师。我之前从来没听说过这些话语，我学到了很多。真正学到了。”

“你就学学这个吧。”她指了指他的心和他的头，然后就走开了。

“最后一个提问，求求你。”他请求到。

她停下来，转回身，举起一根手指。

“最后一个提问...”

“如果我不能给自己的使命带来荣耀怎么办？我的那些造物，我的那些表达，如果是不纯粹的，或不灵性的...或...并非正确类型的能量，怎么办？”

“我们的意图是什么？”

男子用一个瞬间凝视自己内在，在那蛛网背后搜寻。“我们的意图...我们的意图是扩展自己的理解并练习互联感觉。”他答到。

“这就足够了。”她转身停了下来，将目光转到男子身上。“能量就包含在意图之内。意图的力量能指挥表达。至于那表达被如何的体现，得到何种评价，如何被接受，所有这些都留给神秘感吧，不需要追究。你只需继续前行。”

她停了一下，又说：“正如我目前要做的，我要继续前行了。”她点头微笑，男子看到了她的表达。这个姿势投射在金色光线里。那看起来只是落日最后的余辉，但他坚定的知道，这些光线是她的内在之光。

他走了一会儿，然后转回身，看着离去的她，在变的越来越小。最后，终于消失在那渐远的距离和摇曳的光芒里。

男子仰头观望，并对着那正在揭示自己宝石般璀璨秘密的天空，轻声说了句什么。然后，他系好外套的纽扣，哼着新曲，走入了黑夜之中。那新曲是他刚刚忆起的那个真正自己所带来的新表达。

(完)